# 虚竹与王夫人、王语嫣

虚竹快马飞奔，不一日来到苏州城外，他向路人不住打听去慕容家的路经，有老人指点说要坐船到湖中的燕子

坞，虚竹急忙来到湖边，只见水茫茫的一片，正在踌躇间，忽听得湖中歌声不断，从绿波上飘来一叶小舟。一个绿

衫少女口中唱着小曲，缓缓滑水而来。

虚竹连忙喊叫：「姑娘……小僧有事情，烦劳姑娘相助。」绿衫女子咯咯笑道：「师傅有什么事情。」说着已

将小舟划到岸边。虚竹双掌合十道：「请问姑娘，燕子坞如何去得。」绿衫少女娇声道：「你去燕子坞有什么事情

么。」

虚竹道：「我有一位朋友姓段，是位书生打扮的公子，前几日被一位西域番僧从云南劫持过来，说是到姑苏慕

容家，还烦劳姑娘指点道路。」

绿衫少女点点头道：「你说的那位公子已经脱险了，现在湖西的蔓陀山庄，是我和阿朱姐姐将他送过去的，你

要找他，我带你去吧。」虚竹心中一宽，连忙感谢。

绿衫少女划着小舟带着虚竹向湖西驶去，途中对虚竹道：「那蔓陀山庄的主人是王夫人，是慕容家的姑表亲，

不过这位夫人十分严厉，更是讨厌男人，虽说大师是和尚，也要万分小心。」虚竹点头称是。

此去山庄水路不近，一直走了将近三个时辰才到，此时天色已经黑暗，小舟靠岸，绿衫少女低声道：「王夫人

不喜欢和慕容家的来往，我就不陪大师进去了，你只要从后门进去，那里是花园，听说段公子就在那花园的边上的

花房里，大师小心些，我就先回去了。」

虚竹谢过，只身向山庄后门奔去。

他沿着湖边走了一顿饭的功夫，好不容易找到山庄的后门，只见大门紧锁，只好飞身翻墙进入山庄。只见自己

身在一片一人高的花海之中，身前左右尽是高大的山茶花，夜色星光之下，浓浓的花香令人心醉，他确是无暇欣赏

这花海美景，一个人四处找寻那花房的所在。

他奔劳了一个多时辰，还是没有找到花房所在，反而自己迷失方向，不禁心中泄气，暗想道：「不如等到天明

时分，再来寻找，反正小王子已经脱离危险。」

他心中释然，便找了一处花树浓密所在，和衣躺在柔软的草地上，看着花树冠上那漫天星斗，鼻子中尽是浓郁

花香，迷迷糊糊间睡去，梦中又回到那小木屋的密道中，再见王妃那表不可言的娇艳酮体，自己与她耳鬓厮磨的翻

云覆雨无休无尽……正春梦荡漾间，忽闻听一声令冰冰的娇声喝斥：「什么人，胆敢擅自闯入山庄……」

那声音好似就在耳边，虚竹不禁惊醒，只见自己身边站立一位宫装妇人，看身形婀娜纤秀之极，借着星光往脸

上看去，虚竹不禁心中狂跳，只见这宫装女子白皙俏丽的脸上，细细的黛眉好像弯月，迷人的杏眼中眼波流离，虽

是脸上罩了一层寒霜，但真称得上是位绝世美人，那王妃只是妩媚俏丽的令人迷醉，但面前此女长得端庄优雅，娇

艳而又透着无比尊贵。

他正呆呆望着眼前那绝世丽人，不成想那宫装丽人秀眉微皱，高挺的笔直琼鼻中冷哼道：「哼……你是何人，

怎地擅闯本庄。你不知道本庄从来不许男人进入么。」

虚竹听得这声音犹如天籁回声，莺燕都不及的娇嫩之声，不禁魂魄具醉。虚竹声音有些颤抖的道：「我……我

是来找我的一位朋友……只是在此花丛中迷路了。」

那宫装丽人冷冷的道：「一派胡言，这庄子里哪有你的朋友，贼和尚，快快招来。」

虚竹听着女子声音虽是娇丽动听，但语气却冰冷之极。只见她雪嫩尊贵的俏脸上毫无表情，那宽大雪白的衣领

外，显露着曲线迷人，晶莹如玉的脖颈，金丝绣花的华丽宫装之下，凸起丰满的酥胸一起一伏。

虚竹直看得心血上涌，再加上刚才花丛下的缠绵春梦，下肢那根粗大阳具便随心所想，早已敖挺直立，将他粗

布的僧袍撑起来老高。

虚竹在宫装丽人凌厉的眼光逼视下，微缩的应声道：「小……小僧真是来找人的，那位公子姓段……」宫装丽

人走进一步，娇声喝道：「你这小贼秃，还在胡说，我这庄子里从来不许男人进入，更何况那个人还姓段……本庄

主要杀尽天下姓段之人。」

这后面一句话让人听了不寒而栗，简直不敢相信如此恶毒之言是从如此美艳之极尊贵无比的女人口中说出。虚

竹心中一动：这个神仙般美丽的女子竟是此间庄主，他口中结巴道：「小僧不……不敢相欺，请庄主恕罪……」这

宫装丽人正是曼陀山庄的庄主王夫人。

王夫人冷哼一声，忽然发现虚竹下身僧袍高高隆起，芳心立时震怒，心中暗道：这小贼秃竟敢对自己如此无礼，

一个出家人，竟也如此淫亵，真是找死。

她自然不知道虚竹刚才正做着鱼水交欢的春梦，然后又被自己那倾国倾城的天然丽质所震慑，她正要发作，又

心中想到：看这个家伙是个出家人，年纪轻轻，那腰腹之下高耸凸起，想必那话儿粗壮定是有别于常人，我正在练

那「逍遥玉蝉功」何不吸取此人阳精，一来对自己神功有助，二来此人阳水尽失也就活不成了。

想到此处，娇喝一声：「本座才不信你这谎言，小贼秃，我看你是找死……」话音未落，袍袖挥舞，身形美妙

的左掌画出一道圆弧，袭向虚竹胸口，虚竹见到王夫人突然施以辣手，慌忙双掌外迎，哪知眼前一花，那王夫人掌

心已经结实的印在自己胸腹之间，虚竹直觉得中掌之处疼痛，自己的身体飞了起来，直落入两长开外的茶花树从中

间。

因为落下之处尽是繁茂的花树枝叶，再加上地上厚厚芳草，虚竹摔倒的倒不觉如何疼痛，只是压倒一大片花树，

自己胸口憋闷，浑身无力。王夫人随身跟进，一下蹲伏在虚竹身畔，左手一下捏握住虚竹的脖颈上面，冷笑道：「

看你刚才抵挡的劲力，你是少林寺的？」

虚竹见她要下杀手，心中惊惧，他语声颤抖道：「夫人……小僧却是少林僧人……不过小僧真是冤枉，我……

真的只是来找人，不是之处，还请夫人见谅。」

王夫人一听他果然是少林僧人，心中不免窃喜着：此人是少林派的，再好不过，少林内功纯正刚猛，对自己正

是受之有益。她心中喜悦，俏脸上仍是漫无表情。言语冰冷的低声道：「小和尚是少林派的，哼哼……便宜你了…

…」

虚竹原以为这宫装丽人要放过自己，却不成想这女人左手卡住自己的脖子的手掌并未放松，而且她的右手竟然

去解自己僧袍下面长裤的裤带，他心中一惊，口中急急道：「夫……夫人这是……这是做甚……」

王夫人口中冷冰冰的低声呵斥道：「闭嘴。胆敢动一动，本座立时就杀了你，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本座要干什么，

哼，可便宜了你这小贼秃。」虚竹听得她语气严厉，自是不敢出声，生怕引来杀声之祸。

他不禁想起白天那叫阿碧的小姑娘临分别时的嘱咐：大师还是要千万小心，王夫人生性辛辣手毒，不许男人踏

进庄中一步，如被发现定遭祸害。虚竹想到此间，心中叹道：「看这王夫人真是天仙一般的美丽端庄，好似不食人

间烟火的九天玄女，却行事如此诡异，说话的语气也是冷若寒霜，唉……」

他正在暗自叹息，忽觉得腰腹下微微一凉。虚竹心中大大的惊惧，原来王夫人解开他的裤带，已然将他长裤褪

到膝盖处，自己那光溜溜的下身显露在外面，他不禁羞得脸色涨红，口中不成语句的叫道：「夫人……夫人使不得，

我……我……」

王夫人美丽清澈的双眸中寒光凛凛，「本座说过，你再敢出声，就立时杀你，小和尚你给我记好了。」虚竹一

听，心中不禁暗暗叫苦。

王夫人低头看去，只见虚竹那小腹下黑漆漆的弯曲阴毛中间，一条粗大、浑身黝黑犯亮的肉柱半软半硬的横躺

着。

她芳心中不觉得一动，心道：这和尚的性器还未坚硬便如此粗大，真是少见，自己修练「玉蝉功」以来，也曾

吸取过二十余人的阳精，都未曾见过像这般的粗壮。她暗自心喜着，右手从宽松的衣袖中伸出，雪白修长、宛如葱

管般手指，握住那根弹性十足的粗长肉棒。

虚竹被她冰凉软滑的手掌攥握住自己那蠢蠢而动的阳具，被那只手掌极为温柔的上下套动着，王夫人那凉意十

足的、柔软滑腻的圆润指肚圈套住自己阳具粗大的头冠，轻缓的搓揉起来。

虚竹惊异的那敢吱声，只好强力的忍住那嫩滑无比的纤纤素手给自己带来的阵阵欲望。那根本是疲软无力的肉

柱经王夫人的一阵揉搓套动，瞬时被焕发出雄壮粗硬之极。

王夫人手上虽是情意绵绵，令人欲火中烧，可是那艳美绝伦，尊贵端庄的清丽面颊上却仍是没有一丝情欲的神

情，反之是让人觉得阵阵寒意。她握住虚竹渐渐耸立僵直的阳具身躯，拇指前端挤压搓摩着那越发粗圆的龟头，另

外四支手指则紧紧圈住虚竹青筋暴鼓的阳具茎身，又有节奏的缓缓上下捋套。

其实在她心中也是惊异虚竹那惊世骇俗的巨大男人性器，她只觉得自己纤长娇嫩的手指只能将将圈握住那魁梧

雄壮的阴茎身躯，那浑圆粗壮的龟头宛如鸡蛋大小，龟头下方是棱壑分明的厚重一圈沿壁棱角。

王夫人眼见得虚竹充满激情的火烫的阳具在自己的手中粗大、坚硬无比。她娇丽动人的俏脸靠近虚竹的脸庞，

话音仍是低沈而幽冷的言道：「和尚，这样是不是舒服的紧呀……你看你那话儿长大了不少，哼哼……这根物事倒

也罕见的很，下面就要为本座所用了……」

她言语之时，从她薄薄的香艳红唇中呼出清香的口气喷扑至虚竹的脸颊上，虚竹只觉得香浓四溢，好似春风拂

面。他胸腹中欲焱激荡，阵阵热流急窜至全身，他的脸上宛如醉酒一般火红如炭，小腹下直挺挺耸立的阳具变得愈

发胀硬如铁。

王夫人按在虚竹脖颈上的手轻揽自己华丽宽松的长裙裙裾的下摆，虚竹只觉眼前一花，香气扑面，那王夫人已

经双脚分别踏在自己腰臀两侧，她的下肢蹲坐在自己大腿之上了。

令他万万想不到而惊异的是，王夫人长裙之中，下体竟然未着一丝半缕，光溜溜柔软滑腻且冰凉的浑圆臀瓣紧

贴在自己大腿的皮肤上。

她那宽大的绸质华丽尊贵的长裙下摆呈圆形遮罩住两人的下体，虚竹虽然看不到王夫人的下身，却也深切的感

受到她丰润柔软的双臀和她滑如凝脂的修长酥腿，只是那滑软的肌肤仍有丝丝凉意。

两人肌肤相亲的一瞬间，虚竹喉头涌动，刚要出语相询，只是见到王夫人明澈的双眸中凌厉眼神，话到嘴边又

咽了回去。王夫人柔软纤细的腰肢轻轻前移，她左手按在虚竹起伏的胸口上，她香软细滑的大腿两边分开，已然将

她饱满绵软的阴户紧紧贴在虚竹那火热颤动的粗圆阳具身躯上了。

王夫人酥腿跟沿部阴户上面那两片柔软湿润的娇嫩肉唇左右开启张贴在那笔直的阴茎躯干上，她那原本涛动虚

竹阳具的肉滑手掌轻轻摁住那阳具下端胀鼓朔圆的卵囊上轻柔的挤按着，她的杨柳般纤腰前后慢慢摆动，使得她阴

户上张开的阴唇便开始在虚竹的阴茎身躯上压揉摩擦起来。

虚竹被这番摄人心魂的挑逗弄得不禁鼻中微微一哼，他只觉头脑中热血震动，从那下体传出的酥麻热流瞬时急

窜到全身，自己那本已粗大的阳具更是要胀硬的要爆裂一般。

王夫人此时也不禁被虚竹热烫粗大的阴茎揉搓的芳心酥醉，她上身衣裙下高高耸挺的乳峰微颤的起伏着，她感

觉自己的阴户被这根肉柱刺激的欲望的体液湿润了许多。她不禁强收心魄，开始运行丹田之气。

虚竹只觉的下体那根肉柱被王夫人阴户压挤的爆硬至极，心中欲焱烧灼的身体每个部位，他万分渴望自己的雄

伟肉棒能赶快寻个消火的去处，心念此处，不禁双手紧紧握拳。

忽的他头脑灵光一闪，自己既然手指能握拳，必然身形可以动了，他心中欣喜，试着轻轻扭动一下手臂，果然

能转动，脚部也能活动，只是还感到有些乏力，使不出半点内功。

正在高兴之余，王夫人轻抬丰润的香臀，右手握住虚竹饥渴硬挺的粗长阴茎，将那浑圆饱满的龟头紧贴住她湿

滑的桃源门口，她圆臀轻柔下压，虚竹的粗壮龟头便挤开柔嫩的阴唇插入进她肉穴之中。

虚竹的龟头瞬间被王夫人那湿润柔软的肉穴紧紧包裹住，那份酸胀酥麻的感觉令虚竹呼吸急促，口中忍不住低

声哼吟一声。

王夫人也被这粗大的肉冠插入的阴户中酥痒难耐，她不禁银牙咬住自己下唇，高挺的琼鼻中深吸口气，收敛原

神，丹田中的真气引导入自己的子宫中。

她弹性十足的一双肉臀继续下坐，虚竹那根粗大雄伟的阳具便一分一分的淹没进她湿淋淋的肉穴之中，直到整

根阳具被她身体吞入。

虚竹感到自己的肉棒被那肉穴紧紧挤压着，那份紧窄的程度刺激着他淫欲荡烈的神经，他不禁浑身一颤。王夫

人此时上身缓缓前倾，一双白晰娇嫩的手掌扳住虚竹肩头，她那张美丽而尊贵的俏脸离虚竹的面颊不到一尺。

虚竹只觉得王夫人身上幽兰甜腻的体香已经盖过了身边的花香，那香气令他心神迷醉，这时两人面颊贴近，借

着星月之光虚竹可以清晰的看见王夫人那仙女般高贵、倾国之容貌了。

但见她皮肤宛如羊脂般白晰细嫩，弯弯的黛眉好似新月一般，此时她双眸闭合，那白嫩嫩的眼皮下，长长而向

上弯翘的睫毛微微颤动。如玉雕般笔直而高挺的琼鼻下，一双红艳欲滴的薄薄樱唇直令人想入非非，只是这般姣美

如画的面颊上却是神色木然冰冷的毫无表情。

虚竹惊叹着这世间竟有如此女子震人心魄的美丽，他的双手忍不住分别握住自己腿边鞋履外那盈盈一握的玉足

上的脚踝，虽然隔着一层棉织白袜，也能清楚的感觉那脚踝的柔软和圆润。

王夫人心神合一，真气抱守丹田，她抬起自己的臀部，虚竹那根伟岸阳具便露出大半只，接着又腰臀压下，阳

具又全根而没，如此反复，她那温润紧窄的肉穴便开始套动着粗壮坚硬的阳具。

虚竹被如此一弄，立时下体热流激窜，阵阵激荡的酥痒的感觉冲击着他的大脑。他鼻中呼呼的粗喘着，双手不

受控制的顺着王夫人那细软的足踝攀爬而上。

他的手指滑过长袜，直接停在那双修长圆滚的大腿上，他只觉得王夫人大腿肌肤清凉柔软，如脂似膏般光润，

并且弹性十足，他忍不住手掌使劲，在那光滑如玉的浑圆酥腿上抚摸起来。

王夫人这时正收敛心智，缓缓催动真气，她并感觉不到虚竹双手蠕动，只是身形如玉蝉附树一般蹲卧在他身上，

圆滚丰满的香臀结实而有力的上下运动，用自己娇嫩滑腻的肉穴吞套着那根越发胀大粗壮的阴茎。

王夫人有节奏的扭动着纤细柔软的腰肢，她肉臀上光滑的肌肤不住击拍着虚竹大腿肌肉，两人肌肤相撞发出「

噗噗……」闷响。

虚竹被王夫人的肉穴捋套的惊魂失魄，全身酥麻之时，忽听得花丛外面不远处传出「悉悉索索」的碎步之声。

他心中一惊，暗道：可是有人来了。

王夫人虚境之中也听到有人前来，她不禁芳心怒生，心中想到：是谁这么晚了还在花园中，真是要坏自己的好

事。她忙心神归元，收住真气，腰身也不再扭动，摒住呼吸侧耳细听。

只听得花丛外一名少女低声道：「小姐，这花园之中没有人吧。」虚竹一听话音，就知道是今天送自己来山庄

的叫阿碧的少女。「你放心，这里是没有人来的……」

虚竹听得此言登时感到头昏胸震，这声音轻柔甜美之极，令人销魂蚀骨。他听得阿碧唤她小姐，心中想不知是

不是这山庄的小姐，如果是，那不就是眼前美丽妇人的女儿么。想到此处，他不禁双眼盯住近在咫尺的美艳俏脸，

这般一看，立时忍不住欲念丛生，他按在王夫人那肉脂光鲜的酥腿上的双手又开始细细摩揉起来。王夫人听得是自

己女儿，更是不敢出气吱声，心中怒道：「这丫头这么晚了怎么和慕容家的丫环在这里，定是又背着自己问慕容复

那小子。

花丛外面正是王夫人的女儿王语嫣和阿碧，王语嫣娇却却的低声道：「你家公子现在怎么样了……」言语中充

满关切之意，花丛内的王夫人听得更是怒火大增，心想这丫头竟然如此不听话，还在念恋慕容复那小子。

正在气怒之时，忽然觉得自己赤裸的大腿上有一双粗糙的大手在不停的抚弄捏揉着，不禁芳心一惊，她双眸睁

开，只见虚竹潮红的脸上，一双满含情欲的眼睛呆呆注视着自己，正是他的手在肆意摸揉着自己的酥腿，她心中怒

道：这个臭和尚，竟敢对自己无礼调戏。

她刚要发作，又想到花丛外面不远处就有人，而且其中便有自己的女儿，如果让她们发现自己与这个和尚正做

这苟且之事，那自己还有什么颜面活下去，她只好任由虚竹双手的轻薄。

花丛外阿碧娇声道：「我家公子爷说了要去西夏国……」王语嫣奇道：「去西夏国作甚……」

二女声音影影绰绰的传进花丛内，虚竹此时早已不听不闻了，他见王夫人身形不动，而自己深入她肉穴的阳具

正是欲火中烧之极，他忍不住双手顺着王夫人光滑的大腿而下，搂抱住她丰润滚圆的肉臀蠕动，而自己下肢也向上

挺耸，那根暴硬粗大的阳具又重新在那温润滑腻的肉穴中开始出没。

王夫人猛然间被那粗硕浑圆的龟头忽得捅在自己肉穴深处的子宫颈口上，忍不住娇躯一颤，口中也差点呼出声

来，她心道：这和尚越发放肆了，竟然趁自己功散之时向自己发难。她此时又不敢吱声动作，只好强忍着下体阴户

中传来的阵阵酸胀麻痒。

阿碧的声音又传了过来，「公子爷也没细说……只是讲去办要紧之事……」王语嫣幽幽的叹息一声。

王夫人心中恼怒：这死丫头还不走。心中稍一放松，顿觉的自己肉穴中酥麻难当，虚竹那根粗粗坚硬的肉棒已

然整支没入她的肉穴，火炭一般炽热的阳具身躯强力的摩擦着她肉穴四壁娇嫩的息肉，那份酥软酸胀的快感差点叫

她呻吟出声。

她丰满突起的酥乳剧烈起伏着，一阵阵热流在自己的体内激荡起来，王夫人双手紧紧按住虚竹结实宽厚的肩膀，

强忍着酥麻的感觉想要运行体内真气，可是却娇躯酸软无力，她娇媚艳美的脸颊不禁偏歪依靠在虚竹的肩头。

虚竹只觉得手掌下王夫人浑圆双臀的肌肤滑腻如脂，而且变得渐渐火热，不似方才那般清凉，她的肉穴中也较

刚才更加多水，从那阴道深处渗出越来越多的黏滑汁液，自己的粗壮阳具进出的也更加顺畅。

王夫人手指紧紧抓住虚竹肩头的僧袍，俏脸上红潮阵阵上涌，自己渐渐抵受不住虚竹的进犯，她蚊吟一般轻声

在虚竹耳畔怒道：「死和尚……快快停下来……哦……」

虚竹正沈浸在肉体快感的时候，那里还控制的住，他头部微偏，只见王夫人俏生生的星眸中好似噙着一汪水，

她那美艳绝伦的脸颊上也没有了刚才寒霜般的冷意，代之的是宛如红霞般的彩云，娇嫩红润的樱唇中呼出清香醉人

的热气，自己那里还忍得住，他的一只手从两人的下肢攀了上来，轻柔的拖住王夫人曲线优雅、粉嫩雪白的脖颈压

向自己的脸，同时伸出嘴唇，紧贴住她香软的红唇。

王夫人双手推拒着虚竹的肩膀，想躲开他的嘴唇，可是自己一点真气也提不上来，那里还挡得住，不由得心中

叫苦，她只能唇齿紧闭着不情愿的被虚竹吻着。

花丛外的王语嫣和阿碧那里知道离她们几米之外的茶花树从中，还进行着如此香艳的演出。两人仍是低低地娇

声言语着，丝毫没有察觉到身边的动静。

虚竹粗大的手指轻轻在王夫人白皙脖颈的滑腻肌肤上揉搓着，他的另一只手紧紧压按着王夫人的滚圆而富有弹

性的肉臀，自己的腰腹上挺的力度渐渐增加，尽力将自己的阴茎插送进那湿滑火热的肉穴中去，两人下体紧紧融合

为一体，双方的淫肉强力的摩擦着。

王夫人想躲蔽却使不出半分力气，她被虚竹雄大的阳具撞击的忍不住唇齿间「嘤咛……」一声，而虚竹纳在她

紧闭的红唇外徘徊已久的湿润舌头趁此机会一下身入她的香滑口腔中，王夫人伸动自己纤细柔软的香舌抵御着那窜

进自己口中的舌头，反不成想被虚竹张口捉住，厚重的嘴唇夹裹住她的香舌，大口大口的吸吮起来。

虚竹自是嘬吮着王夫人香软的舌头，细细品味着上面清甜可口的唾液，他觉得王夫人娇躯微微挣扎一下，便整

个瘫软在自己的身上，他开始更放胆的用手扯开她华丽宫装的衣襟，随即将她宽大的领口拉开。

王夫人那圆润的肩膀和那饱满高耸的酥胸暴露出来，虚竹宽大的手掌在那光滑浑圆的肩膀上摸抚一阵，便一把

抱握住她滚圆火热、饱满结实的乳峰，碾压揉搓起来。王夫人被虚竹这番上下动作弄得芳心乱颤，情迷意醉，渐渐

的情欲之火被点燃起来。

她滑嫩修长的手指轻轻拂弄着虚竹的脸颊，自己的肉臀下意识的随着虚竹的挺耸缓缓蠕动。正当两人情急火热

之时，花丛外二女向外走去，脚步声渐渐走远。虚竹听到此处，知道在这园中只剩下自己和身上的佳人了。

他急切的身体横滚，将王夫人那火热的酮体压在身下，双手将她宫装上衣左右一分，只见她美丽白皙的胸膛上

跳跃起两只滚圆丰硕的乳房，王夫人见他动作鲁莽，深怕惊动自己的女儿，忙急切的低声道：「别……轻声些……」

虚竹一边将她裙裾下摆撩起，一边将嘴贴在她明澈似水的眸子上，喘息道：「外面的人已经走了……」他话音

未停，下体奔拙的前送，却不成想自己硕大粗壮的阴茎一下顶在阴户边上的嫩肉上，王夫人直被顶的下体一疼，她

不禁「啊」的叫唤出声。

「看你这死和尚笨手笨脚的……」她下意识的伸手捏住那粗圆至极的阴茎躯干，将那热气腾腾的粗大龟头送入

自己的肉穴，虚竹用力一挺，「扑哧」一声，淫水飞溅，他那阴茎已经整根笔直插入王夫人湿腻的阴户中去了。

「啊……」王夫人被这猛然的进入弄得下阴酸胀之极，她不禁口中又是一声娇呼。虚竹健壮的腰身挺耸，自己

那根肉棒便一下下的在桃源肉穴中抽送起来，王夫人不禁被虚竹的阴茎挤压碾磨的下阴酥麻难忍，她修长的双臂搂

抱住虚竹的肩头，口中娇嫩嫩的轻声呼道：「哦哦……好……好舒服……」

她嘤咛一声，主动献上自己喷香的红唇，吻住虚竹粗喘的嘴，两人的唇舌相互纠缠绕动，相互亲吻吸吮着。

虚竹听得美人哼吟，自己便好像受到激励一般，下身发力向下猛烈插去，他坚硬粗壮的阴茎每次进出肉穴，那

青筋暴起的躯干便激烈摩擦着王夫人娇嫩阴户中的嫩肉，这感觉无时不在的不断挑动着她那根情欲的神经，她的鼻

息中「嗯啊」的哼喘着，她那双修长香滑的肉腿交叉盘在虚竹的腰臀上，自己杨柳般柔软纤细的腰枝不住的向上耸

迎配合着那根肉棒的抽送。

王夫人只觉得下体的淫水越流越多，虚竹那支粗大阴茎抽插的频率渐快，那股酥麻酸痒的感觉更如阵阵热浪席

卷冲击着自己的阴道末端的子宫，她不禁俏丽的面颊后扬，柔软纤细的腰肢上弯成弓形，将她的阴户迎合贴近激烈

插来的粗大阴茎，虚竹伸嘴粗暴的亲吻着她雪白滑嫩的脖颈。

不多时，王夫人觉得紧紧收缩的阴户阵阵颤抖，随之绷紧的子宫壁一阵轻松，从自己的宫颈上激喷出粘稠的汁

水，她忍不住大声呻吟起来。「哦啊……嗯噢……哦……啊……好美……啊……」

虚竹也被她阴道深处喷出的黏滑热流烧灼的不能自持，他精关狂泻，一股股浓稠火烫的精液喷涌出来。两人身

体具是抽颤不已，那激荡的高潮冲击着他们的肉体。

激荡的情欲之火渐渐熄灭，王夫人也心智慢慢清醒，她看着软软趴伏在自己身体上的虚竹微微疲惫的脸，心中

不禁暗道：「刚才自己竟然和这个平庸和尚婉转交合……这难道是天意么……自己练功未成，反而让这和尚……自

己自从那负心人离开后，虽后来与男人交媾结合，但自己从未再有激情，只是为了吸取男人阳精，更没有像这般被

这和尚将自己美艳香嫩的肉体上下摸揉个遍，自己刚才好像还和他唇齿交汇，激情缠绵……这……这是真的么……」

王夫人正心烦意乱的瞎想，忽的看见虚竹脸颊贴在自己裸露的雪白乳房上呆呆看着自己，她不禁俏脸一热，口

中轻声咤道：「臭和尚，你不是来找人的么……怎的还趴在这里……」说着推向他的双肩。

虚竹见她虽然口中发怒，但借着星月之光看见她美艳无比的脸颊上含羞带俏，口中带着调笑之意答应道：「夫

人之美丽赛过天上仙姑，小僧那里还动换的了……」他双手握住王夫人推拒过来的柔软滑腻的手掌，张口含住她丰

满傲挺的肉峰，用舌尖挑动碾压着那乳峰上粉红颤栗的乳头。

「啊……」王夫人哼叫一声，那股刚刚退去的情欲又再次激荡起来，她心中不禁暗暗叹息道：难不成这小和尚

真是自己的克星么……虚竹牵着她柔软的手摸到他下身那支又从新膨胀坚硬起来的阴茎上，王夫人口中长长的「嗯」

了一声，自己纤细白皙的五指圈握住那粗壮硬梆的阴茎躯干，轻缓的套弄起来。

虚竹那张亲吻舔吮乳峰的嘴慢慢滑动上来，他柔情的亲吻着王夫人那雪白美丽的下巴，轻声道：「夫人不是需

要小僧的真阳练功么，小僧自愿显出，誓死不悔……」王夫人闻听娇嗔啐道：「呸……你这死和尚……占了便宜还

在卖乖……刚才我要是吸你的原阳，你那里还有命在……」

虚竹看着她俏丽美艳之极的容貌，不禁呆呆道：「多谢……夫人手下留情……」「臭和尚……留情了么……那

也不见得……」王夫人腻声应道，她正搓揉虚竹阴茎的手轻缓一拉，便将那粗硬硕大的肉冠塞进自己淫液四流的肉

穴之中。

虚竹搂住她光滑香嫩的肩膀，腰臀使劲下压，「噗。」一声，自己那粗长的阳具立时插入淹没在王夫人的阴户

中了。

天色大亮以后，虚竹才与王夫人各自整好衣衫，王夫人趴在虚竹胸口娇声道：「你真的不能留下来么……」虚

竹双臂紧抱住王夫人纤细柔软的腰肢轻声道：「我是真想留下来，但我有要事受人之托，还有少林寺……待我要事

了却，定然会来常伴夫人左右，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

王夫人皓齿轻轻咬在虚竹的脖颈上，娇声甜腻的道：「臭和尚……快去办好你的事情吧，别在此处嘴甜的唬我

……」虚竹低头在她香嫩的唇上轻轻一吻，王夫人娇声笑着挣扎躲开，身形一闪，便消失在花树中间。

虚竹呆呆的出了一下神，随即走出花丛，顺着一条卵石小径向前走去，还未走出花园，忽见前面花丛后面绕出

两人，当前一人虚竹一见大喜过望，原来是小王子段誉，在他身后跟着一名淡黄长裙的少女，虚竹见此少女容貌，

不由得心神迷乱，魂魄具醉。

只见那少女长的和王夫人简直一般的模样，一样美丽至极的眉眼鼻口，只是没有王夫人那份摄人心魂的成熟美

感，但却多了一份娇艳青春。段誉看见虚竹也不禁欢叫一声：「虚竹小师傅，你怎么也在此间。」

虚竹忙双掌合十道：「段公子被人狭持而来，家里人都担心的紧。小僧特意前来找寻，真是万幸，得叫小僧寻

见。」一边的少女羞怯的娇声道：「我们快走，让我娘看见可就走不成了。」虚竹听得这娇美动听的声音不由得心

口一震，这不正是昨晚在花丛外面的王夫人的女儿么。

段誉赶忙点头，招呼虚竹快走，三人来到后花园的门洞边上，轻轻推开园门，走到湖边，在芦苇丛中系了一条

小舟，三人上的舟去，便向远处湖面划去。

此时段誉这才介绍，那少女正是王夫人的女儿王语嫣，原来此女一直惦记着自己表哥慕容复，而被阿朱搭救的

段誉被送到曼陀山庄后见到王语嫣，心中爱慕至极，但见王语嫣深情自己表哥，他也不禁感动，便自愿陪着王语嫣

偷跑出山庄，去寻找她的表哥。

段誉又问虚竹自己母亲现在如何，虚竹闻听不禁脸上一红，口中支应道：「小僧好不容易劝的王妃回到『玉虚

观』，想来王妃气已经消了。」段誉闻听大喜，冲虚竹道：「我看虚竹师傅为人亲善，在下也是仰慕的紧，不如我

们就此结为兄弟如何。」

虚竹想起与段誉母亲那天鱼水交融的缠绵，心中羞愧，不禁道：「那……那再好不过，承蒙段公子看得起。」

三人下得船来，一直向西来到市镇上，住进一间客栈，虚竹与段誉在天井中八拜结交，段誉告诉虚竹自己曾与

慕容家齐名的「北乔峰」丐帮帮主乔峰结为兄弟，乔峰是大哥，这样把虚竹称为二哥，两人高兴的喝起酒来，酒意

微醺的段誉向虚竹透露出自己深爱王语嫣，怎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虚竹劝了劝段誉。第二天，三人买了马匹继续西行。走了两天也没打探到慕容复的消息，王语嫣一直闷闷不乐，

段誉不住的开导她，虚竹不时的偷偷看几眼。三人走到一片诺大松林边上稍作休息，忽见远处尘烟四起，一队身着

黑甲的武士疾驰过来。

段誉道：「这些事什么人，好像不是大宋的官兵。」说话间，那队武士已经从身边走过，王语嫣轻声道：「这

是西夏一品堂的武士……」她言语虽轻，但仍有一名武士调转马头过来。

那人迷起双眼大量着王语嫣，不怀好意的嘿嘿一笑道：「如此如花似玉的美人竟然合一僧一俗的两个男人一起

……嘿嘿……」王语嫣心中恼怒此人无礼，转过头去道：「段公子，我们还是赶路吧。」段誉瞪了一眼那西夏武士，

口中称是。

那西夏武士见王语嫣绝世艳丽的容貌，不禁色心大起，他口中哈哈笑道：「小美人，不如和我回西夏吧……」

他言语未闭，手掌一扬，只见一道白烟疾射向王语嫣。虚竹一见大惊，忙道：「王姑娘小心……」

他一跃而起，双掌直奔那武士胸口打去，那武士急忙抬手遮挡，哪知虚竹双手一晃，左足横扫，正踢中那武士

腰间，那西夏武士瞬间掉下马来。那大队西夏武士本已过去，见自己同伴被打，急忙调转马头冲过来。段誉三人慌

忙骑马向西逃去。

王语嫣此时俏脸苍白，她口中急声道：「我们穿过树林……」段誉回头见大队武士紧追不舍，口中道：「二哥，

你带王姑娘先走，我引开他们。」虚竹忙道：「这如何使得……」「放心，我在树林里用凌波微步他们是追不上我

的，你们穿过树林向南走，我会去找你们的……」

王语嫣见段誉舍身救自己，心中感动，她低声道：「你可要小心……」段誉见她殷切关怀，心中大喜，只觉得

此时粉身碎骨也是在所不惜。虚竹与王语嫣向着树林南面穿行，而段誉大呼小叫的吸引西夏武士继续向西奔去。

虚竹二人在林中穿行，王语嫣本是苍白的脸上此时却红艳欲滴，她身形一晃，险些从马上摔下来。虚竹忙问道

：「王姑娘，你是不是身体不适……」王语嫣娇喘连连的道：「虚竹师傅……我们不如弃马前行，省得那些贼兵循

着马蹄印记追过来……」

虚竹点头称是，他见王语嫣那美艳动人的俏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忙扶她下马道：「我看姑娘身体不适，还是

让小僧背负姑娘走吧。」王语嫣娇羞的点点头，虚竹扶着王语嫣下的马来，让她趴伏在自己的背上。

虽说是隔着衣衫，还是能感觉到王语嫣那火热醇香的胴体，虚竹不禁浑身一热，他双手有些颤微微的向后环抱

住王语嫣纤长滑软的酥腿，胸腹间忍不住热血翻涌。

王语嫣软软的依靠在虚竹的背上，看清方向对虚竹道：「虚竹师傅，我们先向东去，再向南走，这样可以迷惑

那些武士。」虚竹忙点头称是，定住心神向林子的东面跑去。

两人在林中前行约小半个时辰，虚竹只感觉到王语嫣的身体越来越火烫，她的呼吸也越发急促。他忙问道：「

王姑娘，你身体怎么样……」王语嫣娇喘道：「我浑身……酸软无力……我们找个地方歇息一下。」

虚竹加快脚步，眼见走到林子边缘，只见远处有几座高大的农家谷仓，心中一喜，赶忙跑了过去。

来到其中一座谷仓前，虚竹推门进去，只见谷仓内空无一人，高高的谷仓上面还有一层，中间有木梯相连。虚

竹小心的爬上木梯，见得二层到还干净，只有一些干草，靠近仓壁还有一个小窗户，他轻轻将王语嫣放在草垛上，

自己把木梯拉到上面来，这时只听到外面雷声阵阵，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虚竹坐在王语嫣身边，但见她俏丽美艳的脸颊上红晕一片，忙问到：「王姑娘，现在感觉好些么？」王语嫣娇

声切切的道：「我……我是中了西夏的『悲酥清风‘散……」虚竹一听询问道：「那是什么……」

王语嫣羞怯道：「是……是一种淫亵的迷药，中者如果没有解药，就要在三个时辰之内与……与人交媾……才

能解毒……」说到此时，她的声音低得好似蚊吟一般。

虚竹听得目瞪口呆，心中慌乱，暗道：「这个时候去哪里弄得解药，王姑娘身边就自己一个男人，难不成要自

己与她……」他不禁抬眼向王语嫣看去，只见她虽和她的母亲王夫人一样的天香国色，美的令人心颤，但较比起王

夫人又添一分青春娇丽。

王语嫣见虚竹呆呆看着自己，不禁心中一羞，心中暗想：「自己虽说心爱着表哥，可是此时自己命悬一线，但

是要与眼前这个和尚交合……自己以后还怎么嫁给表哥呢……」

想到此处，不禁心中悲切，明亮的秀眸中滴下泪来。虚竹看到王语嫣梨花带泪的绝色脸颊，胸中一阵火热，他

口中颤微微的道：「王……王姑娘，你……」

他体内热血翻涌，忍不住一把将王语嫣纤弱的胴体搂在怀中，王语嫣先是一惊，紧接着娇羞不己，她感到虚竹

身上的男人热度，自己身上的情毒也被激发的更加猛烈。

谷仓之外响起沈闷的雷声，雨点「哗哗」如瓢泼一般泻下。虚竹怀抱王语嫣娇弱火热的胴体，口中轻轻道：「

姑娘莫怪，这里只有小僧可以为姑娘解毒……这件事只有你我知晓，小僧会保姑娘一生清白……」

王语嫣此时更是浑身酸软乏力，她想说却又不知说什么好，只有娇羞的将头颈埋在虚竹的胸口。虚竹看着她雪

白鲜嫩的脖颈，闻着她身上散发的阵阵醉人香气，忍不住凑过双唇亲吻着那细嫩香滑的肌肤。

王语嫣被这一下弄得娇躯一颤，她更觉浑身燥热麻痒之极。虚竹见她并没有反对，心中暗道：「三弟对不住了，

二哥我只是为王姑娘解毒……」他伸手解开王语嫣衣裙的腰间束带，经过与段誉母亲刀白凤、王夫人的数次交合行

欢，虚竹早已没有初次与女人亲热的生疏和胆怯。

谷仓外雷雨交加，谷仓的二层上确是春意盎然，王语嫣衣裙尽褪，那香滑鲜嫩的胴体一展无遗。虚竹看着眼前

这皎洁如月，麝香四溢的少女身体，不禁情欲激荡，心跳加快，他那粗大的阳物业已昂首挺信的笔直竖了起来。

他紧紧怀抱着王语嫣柔软纤细的腰枝，手指不停的抚摸着她娇嫩滑腻的白皙肌肤，他有些动情的亲吻着她曲线

优美的脖颈和那圆润似玉的肩膀。

王语嫣赤裸洁白的身体依偎在虚竹火热的胸口前，她被虚竹亲吻的周身火烫，阵阵热流在她体内激荡的涌动，

她鲜红香嫩的樱唇中不禁发出醉人的呻吟。

虚竹那双厚实的嘴唇滑动到王语嫣娇嫩花苞般的酥乳上，伸出他湿腻的舌头轻柔的舔弄着整只乳房，他本是环

抱在王语嫣纤细的腰枝上的手上抬，穿过她的腋下，粗长的手指一把包住她胸前另一只乳房搓动捏揉着。

他的另只手则顺着王语嫣光滑修长的双腿游动而上，他的手指来到王语嫣小腹下那片少女的桃源圣地，那饱满

凸起的阴户上光嫩而柔软，王语嫣羞怯的「嘤咛」一声，她洁白剔透的手指无力的按在虚竹进犯的手上。

她那双滑嫩修长的酥腿也下意识的紧紧并拢。虚竹醇厚的嘴唇轻柔的在王语嫣娇嫩滑腻的脸颊上缓缓游动，口

中喃喃低语：「姑娘的身体……好香……」王语嫣此时情欲渐浓，那股体内的热流攒动的更加汹涌，小腹下更是麻

痒难当。

而虚竹的大手分开她滑腻的酥腿，厚墩墩的肉掌压在她湿滑柔嫩的阴户上上下搓弄起来。

王语嫣薄薄的红唇中倾吐出娇媚的呻吟，她忍不住皓臂弯伸，勾搂住虚竹宽厚的肩膀急促的娇喘着。虚竹看着

她娇艳之极的容貌，鼻中闻着那樱桃红唇中散发的清香，那里还把持的住，他有些粗暴的将自己的嘴唇紧紧压在王

语嫣娇嫩的樱唇上。

王语嫣只觉得虚竹口中一条宽厚的肉舌冲进自己的口腔，她的神志早被那激荡的情欲所填满，她口中忍不住发

出「喔咽」的轻哼呻吟，自己鲜嫩柔软的香舌勾卷着虚竹的舌头，两人的唇舌饥渴的纠缠在一起，相互缠绵吸吮着。

虚竹粗硬的手指拨开王语嫣湿腻润滑的阴唇，顺着那阴唇下微微张开的桃源洞口伸了进去。「哦……啊……」

王语嫣被他手指的插入弄的胴体一颤，她抱着虚竹脖颈肩膀的手臂不禁搂的更紧，虚竹感到自己的手指被王语

嫣湿滑温暖的肉穴紧紧包围着，他缓缓将自己的手指在肉穴中滑动抽插起来，他的另一只手也更加用力的捏揉搓摩

着王语嫣胸前那耸立凸起的肉峰。

王语嫣高挺的琼鼻中发出腻人的哼喘，她柔软喷香的嘴唇胡乱的印在虚竹的脸颊上，虚竹插在她肉穴中的手指

浸满了浓浓的她兴奋的体液，虚竹此时也是神情激荡，自己跨下那根肉棒更是变得硬梆梆的粗大无比。

虚竹将手指从王语嫣那湿淋淋的阴道中抽出，只见自己的中指上汁水淋淋，他提起手指放进自己的口中吸吮着，

只觉得腥咸中带着悠悠清香，真好似琼浆玉露一般醉人心智。

王语嫣但觉虚竹将手指从自己的身体内抽走，立时觉得下身空荡荡的，麻痒之情更甚。她扭动着纤细的腰枝，

盈盈檀口在虚竹耳边吐气如兰的哼喘道：「好……好哥哥……快给……给奴家吧……」

虚竹听的这娇滴滴缠绵之语，心中欲炎更是大增，他身体后移，双手放开王语嫣那姣美鲜嫩的胴体，上身靠在

墙壁上，双手正欲解去腰间裤带。

王语嫣此时身体如影随形的贴过来，只见她美貌娇艳的粉脸上，双眸春情似水，薄薄的樱唇更是娇艳欲滴，她

伸出白嫩的双手，十根好似葱管般晶莹如玉的手指拉扯着虚竹的裤带，红唇皓齿间发出腻人淫荡的声音：「啊……

让奴家来……」

王语嫣葱指翻飞，瞬时解开虚竹僧裤的腰袋，她麻利的将那长裤拉褪到虚竹的膝下。只见虚竹那根黑黝黝分外

粗大的阳具笔直的高高竖起，她凤首低晗，张开自己的檀口含住那阳具上端园硕的龟头，大口大口的吸吮起来，那

粗长的阴茎只被她送入口中小半根，已然胀鼓鼓的充满她的口腔，王语嫣那条湿润香滑的舌头更是游动擦卷着那颗

饱满硕大的龟头。

虚竹的阴茎被王语嫣的温软香嫩的小嘴紧紧包裹着，虚竹只觉得自己的阳具在急速的充血，那份胀鼓欲裂的感

受令他欲火难耐。

他粗喘一声，双手扶起王语嫣柔弱圆润的肩膀，身形翻转将王语嫣纤秀白嫩的胴体压在身下，两人的嘴唇再次

纠缠一处，虚竹一手捏住自己硕大粗壮的阴茎，送至王语嫣柔软凸起的阴户上微微绽放的桃源洞口的上面。

王语嫣雪白修长的双腿分别圈勾住虚竹结实的大腿上，她的一双皓臂紧紧搂住虚竹的腰间，她那柔软圆润的雪

白丰臀高高抬起，将自己的下身迎向虚竹的肉棒，温软喷香的檀口中哼唧呻吟着：「奴家……那里好痒，啊……好

哥哥……快给了奴家吧……哦……」

虚竹腰臀前送，他那粗壮硕大的阴茎直挺挺的插进王语嫣湿淋淋紧窄的肉穴中，那颗硕大浑圆的龟头的进入，

瞬时激起那桃源肉洞中滑腻的汁水，他的手臂顺势环抱住王语嫣向上弓起耸挺的柔软纤细的蛮腰。

随着那根黑通通坚硬粗长的阳具插入自己的身体，王语嫣感觉自己的肉穴被填塞的满满的，她檀口中兴奋而满

足的「哦……」的一声轻声娇唤。

虚竹一手托住她柔软光滑的纤腰，腰腹继续前顶，「扑哧……」一声水响，他粗长伟岸的阴茎立时全部淹没在

王语嫣火热湿滑的阴户中了。王语嫣被这结实的一顶弄得胴体轻颤，随着自己呢喃腻人的呻吟声，她拧动腰挎，媚

眼如斯的向上耸抬着圆润的肉臀，伴着虚竹阳具的抽送不断迎合着。

虚竹低下头，张嘴含住王语嫣雪白的胸前那颤动的圆润柔软的乳峰不停的嘬吮着，他口中的舌头用力的挤压揉

动着那酥乳上花蕾般娇嫩耸立的乳头，他腰臀也开始更为发力的不断前送，那根粗壮硕长的阴茎便在王语嫣滑腻的

阴道中不停的出入抽插起来。

王语嫣一双皓臂紧紧搂抱着虚竹的头颈，柔软的腰臀配合着虚竹的挺送，檀口中更是甜腻腻的哼喘着、呻吟着

：「哦哦……啊嗯……好哥哥……快用力……啊……噢哦……嗯……」

两人下体激烈的冲撞纠缠着，肌肤相碰不时发出「啪啪」脆响，虚竹那根巨大粗壮的阳具有力的出没在王语嫣

娇嫩水滑的阴道中，也是不时发出「呲呲……扑哧」的水声。

虚竹的阴茎每每结实的插入王语嫣的体内，那青筋暴起的粗大阴茎身躯都会强力的摩擦着王语嫣娇嫩的阴唇，

都要填满她湿滑火热的阴道，那阴茎前端圆硕巨大的龟头都会有力挤压顶触到她阴道劲头凸起的子宫颈口。

那龟头下端突起的棱角也不停的揉摩搓挤着她阴道四壁柔软光嫩的息肉，这位美艳的花季少女还是头一次有如

此情欲的冲击，那里还能矜持的住，从她口中不时发出诱人甜腻的呻吟。

「哦啊……好哥哥……你顶……的奴家……好舒服，啊啊……嗯……」两人肉体的激烈摩擦，那股说不出的快

感强劲的吞噬着交欢男女的神经。

王语嫣那桃源肉洞深处更渗出大量淫水，虚竹那根粗长的肉棒更是被擦洗的分外油亮，随着那阴茎飞快而有力

的抽送，斑斑点点的白色粘滑体液不断从王语嫣的阴道中带出迸发飞溅，两人的大腿上纷纷被粘上滑腻腻的汁液。

谷仓外面乌云密布，天色昏暗，整个天地都被白亮亮的雨帘覆盖着。宽大高耸的谷仓内回响着雨水交欢的淫声

浪语，虚竹黝黑结实的身躯在王语嫣雪嫩纤秀的胴体上激烈的蠕动着，两人火热的双唇紧紧相贴。

王语嫣香醇滑腻的舌头被虚竹含在口中重重吸吮着，王语嫣一条光鲜滑软的酥腿被高高架在虚竹的肩膀上，虚

竹的一只手肆意的在那白嫩香滑的玉腿上游走，他的另一只手则用力搓揉着王语嫣耸挺圆润的乳峰。

王语嫣双臂紧紧环绕在虚竹的脖茎上，她整个纤细的蛮腰高高抬起，伴随着虚竹腰臀的耸动，她娇嫩滑腻的阴

道吞吐着虚竹硕大的阴茎。

王语嫣的额头渗出细细的汗珠儿，她的纤腰美臀更加急速的向上耸挺，她那本已紧窄的肉穴开始阵阵强力的收

缩，她阴道深处那娇嫩的子宫也开始不住的颤动涨缩着，王语嫣只觉得下体一股汹涌的热浪狂射而出。

伴随着胴体兴奋的抽搐，从她鲜嫩的子宫口中迸射出一股股的粘稠体液，这热辣辣的体液直浇灌在虚竹浑圆硕

大的龟头上面。「啊啊……哦噢……啊噢……」这种莫名而巨大的快感直令王语嫣放声淫浪的欢叫起来。

虚竹眼见王语嫣高潮已至，他的粗硬至极的阴茎抽插的更为猛烈有力，随着王语嫣湿润滑腻的阴道阵阵收紧夹

裹着自己的阳具，再加上她兴奋的火烫体液猛的浇在自己的龟头上，这份快感令他腰间酸软。

自己粗大暴硬的阴茎在王语嫣阴道柔软壁肉的挤压下，忍不住一阵颤栗，一股浓浓粘稠的精液激射而出，瞬间

狂泻在王语嫣鲜嫩的子宫上面。

两人激烈的肉搏停歇下来，王语嫣娇美俏丽的脸颊上情欲的红晕渐渐退去，她雪白的酥胸激烈的阵阵起伏着，

虚竹在一边调息着自己刚刚激荡的心绪，那份泻精之后的快感让他仰躺在松软的草堆上闭目歇息，外面的疾风骤雨

也比刚才减势不小。

阵阵带着泥水的清香的清风从身边的小窗户吹进来，令人清醒了不少。

虚竹转头望向王语嫣，正好王语嫣也在侧头看向他，四目双交两人顿觉羞怯，虚竹关心的问道：「姑娘可是好

些了？」王语嫣扭过头娇羞的低声应道：「多谢虚竹……师傅的救命之恩，小女子无已回报……」

虚竹刚要回答，只听得窗外雨中远远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二人心中不禁同时一惊，王语嫣更是惊吓的一下

趴伏到虚竹的怀中。

虚竹赶忙用手轻轻拍动王语嫣那光滑如水的圆润肩膀，示意她不要害怕。只听得外面马蹄声渐近，来到谷仓之

外停下，「吱呀」一声，大门被推开，进来一人急急叫到：「二哥在么……王姑娘……」

原来是段誉找寻二人到了此处，虚竹王语嫣心中不禁是又窘又怕，两人浑身赤裸相拥一处，如果让段誉看见如

何是好。

虚竹本来知道三弟段誉深爱王语嫣，自己虽说情急之下为了救人，可终究是与王语嫣刚刚进行了鱼水之欢，自

己那里还有颜面见他。王语嫣心中更是害怕，如果让段誉看见自己这副模样，自己清白如何能保。

幸而段誉只是呼叫一番便出门上马疾驰而去，听的他口中不断呼唤自己，情真意重之处王语嫣也甚为感动。

好容易等的段誉走远，虚竹不禁叹了口气，他低头向怀中的王语嫣看去，低声道：「王姑娘，没事了。」王语

嫣心绪渐定，忽闻虚竹言语，清澈的双眸看向虚竹满是关心的眼睛，想着自己仍是浑身赤裸的依偎在他怀中，不禁

大是娇羞，她轻轻道：「谢谢你……我……我……」

虚竹此时再看王语嫣那惊世骇俗的艳丽容颜，感觉这自己手指下那温软香嫩的滑腻肌肤，鼻中满是她身上幽幽

体香，他不禁呼吸加快，体内退去的情欲之火再次汹涌激荡起来，他小腹下面本已经疲软的阳具也变得粗壮起来。

王语嫣感觉到虚竹搂抱着自己身体的手臂渐渐收紧，刚才还在她身体内穿行的肉棒又变得火热而粗硬，并且搭

在她的大腿上不住的颤动着，她被这肉棒烫的不禁胴体一颤，刚刚平息的情欲又开始冲撞着她的芳心。

虚竹见王语嫣花容含情，杏眼含春，知道她已有了情欲，他凑过嘴唇贴在王语嫣滑嫩的脸颊上，口中轻轻低喃

着：「王姑娘……你真的好美……」他的一只手忍不住压住她酥胸上的一只乳房，轻柔的搓挤起来。

王语嫣凤首微微抬动，檀口中急速的呼喘着，她红艳的双唇中腻声道：「嗯嗯……虚竹哥哥……你……你是不

是很喜欢我……」

她白皙娇嫩的小手也开始抚摸着虚竹结实健壮的身躯，她滑腻的手指下意识的游动到自己的双腿间，一把捂住

虚竹那根火热跳动的粗大阴茎，轻缓的搓揉起来。

「姑娘就像是天上的仙女……小僧幸得姑娘的抬爱……心里真是欢喜的紧。」虚竹觉得自己的阳具被王语嫣一

阵搓揉已然是坚硬如铁，变得粗壮之极。

他呼吸急促，只觉自己的阳具被王语嫣搓揉摞动的酥痒难当，他直起腰身，跪坐在王语嫣的身边，一只手托住

王语嫣细软白嫩的脖茎，腰臀前凑，他那粗壮硕大的阴茎直挺挺的压在王语嫣绝世艳丽的脸颊上。

王语嫣俏脸含春，媚眼如斯的转过脸来，她伸出一手用滑腻的手掌包握住虚竹黑紫色浑圆硕大的龟头温柔的碾

磨着，红唇开启，粉红娇嫩的香舌吐出贴在粗大坚硬如铁的阴茎身躯上舔吮起来，她粉嫩高挺的琼鼻中发出诱人心

魄的哼呢之音。

虚竹被弄的身形一颤，他感觉王语嫣那温软香滑的舌头湿腻腻的擦卷着自己整条的阳具，那每一次的舔吮都令

他阴茎酥麻兴奋。他口中不觉得牛喘般的呻吟一声，他的腰臀不住前后耸动，将自己那条伟岸粗大的黑黝黝的阴茎

在王语嫣娇嫩俏美的粉脸上来回滚压磨蹭。

王语嫣唇舌贴着那巨大粗壮的阳具躯干游滑而下，她张大檀口轻轻叼住那阴茎根部垂下的圆鼓鼓的睾丸，轻缓

而有力的嘬吮着，她柔软白皙的手指紧握住坚硬的阳具躯干上下有力的套动起来。

「噢……喔……」虚竹不禁被弄得哼吟出声。他的一双大手按压在王语嫣雪白香滑的酥胸上，握住那两个高耸

颤动的肉峰把玩搓揉着。

王语嫣被这番揉搓直弄的娇喘呻吟，「哦……啊啊……嗯嗯」虚竹趁着她檀口呼喘之际，腰腹一动，将自己的

阴茎送入王语嫣哼喘喷香的小嘴中，随即腰臀使力，在她的口中抽送起来。王语嫣张大嘴巴尽心吞吐套动着口中的

阴茎，「滋砸……」的嘬吮声音充实着整个谷仓。

虚竹硕大的肉棒在王语嫣的口中变得更为坚硬、粗壮。虚竹粗喘着动作有些粗鲁的搬过王语嫣滑嫩修长的大腿，

从她娇声呼喘的小嘴中拔出业已油亮粗大的阴茎，一下顶在她湿滑一片的娇嫩阴户上，他那浑圆硕大的黑紫色的龟

头顶翻开王语嫣阴户上花瓣般的粉红阴唇，在那阴唇下柔软湿润的桃源肉洞门口积压着。

王语嫣一双雪嫩光滑的酥腿交叉的盘在虚竹的腰间，一双雪白的皓臂勾住虚竹的颈项，娇艳欲滴的红唇中腻人

心魂的道：「啊……快来啊……我的亲哥哥……哦」

虚竹腰间使力，他那粗长巨大的阴茎瞬时深深插进王语嫣淫水淋淋的阴道中，两人唇舌相抵，胴体缠绕一处，

正逢二人交欢正酣之时，忽听谷仓窗外一阵「咯咯……」

银玲般的娇笑声，一个女孩童音传来：「和尚也偷情么，真是有意思。咯咯……」闻听此言，虚竹二人心神俱

震，虚竹只觉得光溜溜的腰间一麻，眼前一黑，立时失去了知觉。【完】